

乡村记忆

车把式

叶展韵



车把式 长鞭一甩叭叭响

我们村坐落在巍峨的牙山脚下。以前大集体的时候，我们村一共有四个生产队，每个生产队都有马车，人们通常把赶马车的称为“车把式”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大队里只有一辆马车，四个生产队排班轮流用。可是一辆马车毕竟不够用，老是耽误活儿，四个生产队都找木匠给做了一辆马车。后来还是不够用，又分别做了一辆，这样，每个生产队都有了马车。马车大都是由两匹或三匹马（或骡子）拉的，车杆里的那匹马或骡子叫“沿马”或“沿骡”，前面的马或骡子叫“套马”或“套骡”。

赶马车的时候，车把式手握一杆长鞭。鞭杆是用细竹子做的，有柔韧性。手握的鞭把那头缠绕一些粗线加固，握在手里不容易撒手。鞭子是用牛皮编成的，牛皮结实不易断。皮鞭在空中用力一甩，“叭”的一声，清脆、震天响，放鞭炮一样。电影《青松岭》的主题曲是这样唱的：“长鞭哎那个一甩甩地，叭叭地响哎，哎咳依呀……”可见鞭子的魅力。

每个生产队的骡马买卖的时候一般都由车把式经手。车把式在买骡马的时候要看看骡马的前胸、前腿和蹄子。骡马的前胸宽，它的两条前腿就宽，这样的骡马有劲头；如果前胸窄，它的两条前腿就窄，这样的骡马没有劲头。如果骡马的蹄子大，像砂大碗一样，这样的骡马跑不起来，也跑不快；如果蹄子小，骡马的腿就是“马筋腿”，有劲道，爆发力强，跑得也快。

骡马的颜色有好多种，常见的有灰色的、白色的、枣红色的，还有青色的等。青色的骡马上了年岁就会变成白色的了，这是因为青色骡马的毛根是白色的，毛梢是青色的。在农村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马（骡）瘦毛长。如果骡马瘦，那么它的毛就长，捻摸着毛刺刺的，不雅观。在这种情况下多喂它花生饼、豆饼或玉米之类的，它的毛就会变得油光可鉴，格外好看。

人们常说，“上塘骡马下塘驴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骡马拉车的时候，越是上塘越使劲、越用力拉。到了下塘的时候，骡马就会一步三晃的，不紧不慢，蔫头耷脑，能不出力气就不出力气。而驴正好相反，越是下塘的时候越使劲，上塘

的时候就有些“爱谁谁”、消极怠工的感觉。但是，驴有一样好处，就是听话。往一些地里送粪的时候，只有羊肠小路，山路崎岖陡峭，马车上不去，只能用驴送。赶着一群驴，五六头也好，七八头也好，在驴背上架好两个驮篓，每个驮篓装上七八铁锨的粪。一头一头地装粪，装好了一头，驴也不会乱动，只是一声不吭，老实巴交地在原地耐心等待。等这一群驴的驮篓都装满了，赶着它们一起走，吆喝一声：“驴！”它们就会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，低眉顺眼，一头紧挨着一头，依次沿着陡峭崎岖的山路行走。到了目的地，喊一声：“驴！”它们都会停下来。等把粪都卸完了，再吆喝一声：“驴！”它们就会往山下走。下山时，它们就会迈着矫健有力的步伐，精神抖擞，雄赳赳气昂昂，劲头十足，和上山时候的心不甘情不愿来比，简直判若两人——不对，是“判若两驴”。

俗话说：骡有骡语，马有马语。车把式在赶马车的时候，骡和马的语言是统一的，互通的。赶着马车走在路上，如果要向右走，也就是往外侧靠，就要挥动着鞭子，喊道：“喔！”骡马就会自觉地靠右走；如果要向左转弯，也就是往内侧靠拢时，就要挥动着鞭子，喊道：“噢！”骡马就会靠左走；需要停下的时候，就要喊：“吁！”这样一喊，骡马都会停下来。

有的骡马走路来“少行”，也就是走路的时候迈的步子小，像戏剧里演的那样小步慢行。停下来时，这样的骡马像三天没有睡觉的样子，昏昏沉沉的，容易摔倒。这个时候，车把式就要在口袋里装一些玉米粒，骡马一停下来，赶快掏出玉米粒在手心递给它，让它吃着提神，就不会摔倒了。

在生产队里，相对来说赶马车是一种比较轻松的活儿。春天往山里拉粪，夏天往场院拉收割的麦子，秋天往场院拉收获的玉米、花生、大豆等，冬天整地的时候拉泥土、拉石头，都需要勤快的车把式。通常情况下，一辆马车一般能拉两三吨重的货物。一年之中，夏收秋收后去粮管所交公粮，车上堆满了一麻袋一麻袋的粮食，马蹄击节，车轮滚滚，道路坦荡，那是车把式赶马车最风光、最令人激动的时刻。

为当车把式 故意买刁骡

说起那些车把式的故事，也特别有趣。

我们村生产一队的车把式吕善德，尝到了赶马车的甜头，想老赶马车，不下田干活，就存了一个私心。有一年冬天，他去牙山后面的一个村子买骡子的时候，故意买来一匹刁骡，也就是脾气倔强的骡子，他以为就他自己能降住这匹骡子，这个马车非得他赶不可。有一次，队长安排给他的活儿，他不干，和队长顶撞。队长想把他换掉，不用他赶马车，但是谁都驯服不了那匹刁骡。队长掂量了一下，想叫柳中力替换他。虽说柳中力个子矮，但他劲棒，有武松打虎般的力气。队长问柳中力：“你试试看看，能不能赶这个马车？”柳中力拿起皮鞭，赶着马车走了几步，那匹刁骡不听话，被柳中力狠狠地教训了几鞭子就老实了。柳中力对队长说：“行，我能赶。”队长立马把吕善德换掉，不用他赶马车了，叫他去下田干活。队长对吕善德说：“你买匹刁骡来别人就治不了了？！”

我们村里有一个供销社点，

经理姓刘，村里的人们都喊他大老刘。供销社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唐家泊供销社总部进货。进货的时候，都是村里安排四个生产队的马车轮流去拉货。有一次，安排二队的车把式于进军去。回来卸货的时候，于进军手拿一个酱得红郁郁的芥菜疙瘩，能有七八两重，爱不释手，嘴里吧嗒吧嗒地对大老刘说道：“这个芥菜疙瘩能好吃！”那时虽说家家户户都腌芥菜疙瘩和萝卜，但是都只放点盐腌，哪里舍得用酱油酱？大老刘看出了于进军的心思，知道他这个人忠厚老实，从来不乱动公家的东西，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逗他道：“你要是什么东西也不就着，一下能把这个芥菜疙瘩吃了，我就不要你的钱。”于进军说：“真的？”大老刘说：“真的。”只见于进军从容不迫，像兔子吃萝卜一样神态自若，把那个酱芥菜疙瘩“亢嗤亢嗤”三下五除二就吃掉了，没有喝一口水，没就着一口东西。大老刘和在场的人们都伸出了大拇指，佩服于进军能吃咸的，也真没有收他的钱。

车把式舍命不舍马

有一年春天，三队的车把式姜一昌在桃村集上把一匹马卖给了牟平的一个生产队，买家赊着账，没有给钱，说好了等到了年底再给钱。过了不多日子，牟平的买家来找姜一昌，说这匹马不值当时双方讲好的价钱。它只拉硬路面，有点沙的河套就不行。

姜一昌埋怨买家说：“这个马你不能用鞭子抽它打它，用鞭把轻轻地捅它的腩一下就行了，它就知道拉车了。”然后叫着正副队长和保管去了牟平。在沙河滩上，装了满满一车沙，姜一昌又叫正副队长和保管三人上车上坐着。当时队长一脸蒙，心里疑惑：“这能行吗？”买家也看傻了眼，说：“一车沙它都拉不上，还外加上三个人，这能行吗？”姜一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行，我有数。”待他们三人在马车上坐稳后，姜一昌用鞭把朝着那匹马的屁股轻轻一捅，喊道：“驾！”只见那匹马顿时精神抖擞，四蹄翻飞，沙粒飞扬，马车在沙滩上如入无人之境，绝尘而去。买家如泥塑木雕的一般，等他回过神来，马车早已落下他几百米远了。他气喘吁吁地追上马车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对姜一昌说：“行了姜一昌，你放心，一分钱也不会少你的，好马！”

其实骡马通人性，也像人一样，有喜欢吃酸的，有喜欢吃咸的，

有喜欢吃辣的，有喜欢吃甜的。车把式和这些骡马常年打交道，天天在一起，对于它们的脾气都了解，日久生情，都不舍得打骡马，何况它们还都出力拉车呢！

有一年秋天，三队的车把式孙培言赶着马车去村北面的夹菜沟拉花生。夹菜沟是村北面的一个山名。拉车的马是一匹瞎马，两只眼睛都看不见，前面有一个人牵着它，它走起路来才不会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。等装满车往回走经过一个小水沟时，马车突然翻了，把孙培言压在车下，严严实实不见了人影。当时还有装车的四名社员跟在马车后面走。众人一看不好，赶快掀着马车找孙培言。孙培言被车上的花生埋在里面，只露出了两只脚。众人把车掀起来，一人抽着孙培言的两脚，一用力，把孙培言给抽了出来，问他：“当不当害（方言，要不要紧的意思）？”孙培言忙说：“先把马扶起来！先把马扶起来！不当害！”众人这才放了心，笑他道：“你真是舍命不舍财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去顾你的马？”这就像那个笑话讲的，有个老头被老虎叼去了，他儿子拿着斧头去救他，他在老虎嘴里朝儿子喊道：“儿啊！你砍老虎要砍老虎的脚，不能砍老虎的皮，老虎的皮好卖钱！”孙培言像极了那个被老虎叼在嘴里的老头。

广告

回龙山功德园公墓

福缘殡仪一条龙服务
寿衣 骨灰盒 遗体接运

电话: 0535-6757528/6757538

24小时 服务电话: 400-0785-789

莱山区解甲庄街道沟头村东563、605、560路公交直达

专业铸就品质 政府监管 惠民利民

中国殡葬紫钻品牌 烟台地区唯一紫钻墓园 山东省民政厅批准合法永久公墓

凭此广告来园参观或致电咨询，即可领取定制专属好礼一份。

分类信息

刊登热线 6630888

地址: 北大街54号烟台日报社一楼大厅
按行收费 1行9个字 60元/次
3.6x1cm 180元/次

生活广场

刊登热线: 6630888

家政服务

恒誉家政 13953528652

擦玻璃、家电维修清洗、水电暖维修
疏通下水道、小时工、护工、保姆、月嫂、保洁